

一山文存

一山文存卷十

甯海章棧

雜文五

家四君傳

甲寅

甲寅避地青島不出戶而盡山海之勝天風雲水一日  
萬狀離鄉去國之感無時無之私念此身已矣宗族里  
閭之交死亡過半乃爲家四君傳三君皆物故獨族曾  
祖廣軒生存生人作傳自淵明五柳先生傳開之明遺  
民在日他人爲立傳者正多予固信廣軒之不改行也  
特合傳之

族叔子裁諱文譜名思開光緒元年乙亥 恩科舉人  
父監生培亭公譜名亮悅以長厚好施稱鄉里人皆以



其子舉於鄉爲爲善之報云吾甯海自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科以後無舉於鄉者里師勉子弟但稱入學食廩  
其陋如此自公登乙科鄉人乃敢言科舉之事公貌清  
癯眉目朗秀如畫善病語呐呐不輕出交游寡少先大  
夫與同學介直無妄言故獨與交善先大夫中年境益  
窘而口不言貧公知之則時爲借貸鄉俗鄙細簞食豆  
羹有恩怨好涉訟官直之以爲榮恆逢人自張其口說  
公恥之聞之掩耳走雅好文學兼善繪事摹印予少就  
問詞賦則曰是不難法如是詞如是應讀某某書嗣命  
賦春水綠波曰可矣遂告先大夫傾資恣予學時閱所  
爲文每稱善嘗一應禮部試不售不復上公車其宅東

枕龍山自繪蟠龍山房圖以徵人題詠又繪策馬游春圖自爲小詩題之其風致類如此詩雅秀有性靈王子裳太守葛逸仙兵部謂其似隨園其丙子入都應試歸有詩一卷皆道途往返與都中酬應之作命予寫正本今不知其家存焉否也

族曾祖協臣諱啟華譜名必奠縣學廩生祖廷判公殉髮逆之難父石屏公諸生以醫名公性強記能背誦十三經康熙字典音注多半能舉之故字音字畫之正俗辨之特詳晰年十五補學官弟子鄉試輒不售時嘗鬱鬱亦嘗以自解豁如也課徒善講說城鄉學者多半出其門年長予十餘歲而訂忘年之交予嘗游於外歸則

無三日不相見者深談至夜分公曰自君出游卽無可與縱言者故言之務盡予歸鄉亦惟公暨廣軒兩家相周旋左傳周官禮記有疑義公能舉其詞以解說其熟習如是而嘗以學無師法不能徧交碩儒長德爲恨事蓋其家世爲諸生舍課徒無以資事畜而非分之財絲毫不能入其念故窮困以終名不出鄉里然以其才生長於通都大邑得與賢人君子游所成就誠未可量也吾海游章氏多闇修之士不求知於世雍正閒曰求公以拔貢生與齊次風侍郎同年侍郎深佩之嘗稱爲何學使所激賞嗣是相傳有鶴鳴公鳳輝公旭公郁公皆以文學稱於時而皆無著述可資以考見未知於協臣



公何如至素公鯤園之詩戚鶴泉大令采入三台詩錄  
協臣之詩過之無不及其家必不乏詩文遺稿刊而行  
之則賢子孫之責矣

族高祖比瑜諱玉璽譜名高偃縣學廩生武生志丕公  
長子性敏悟好精銳之思凡學一業必深造有得而後  
快年少予九歲聞人言君與人奕而絀歸習之半月與  
奕無敵者因往訪之時君尙未冠恂恂不敢與荅禮未  
幾補縣學弟子文名噪甚予時方治經與言經義無不  
達心異之習之期年游會城應詁經精舍之課時時得  
高等爲俞曲園先生所激賞嗣應歲試名第一補廩膳  
生與予言治經學考據訓詁無補於世用願爲經世之

學予聞之而肅然起爲言當代所謂政書及江南製造局譯印政藝各書籍君謂製造局各書偏而不備所志在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三人之學蓋其時已盡讀三家之書而地理農政兵事則又分別爲之日夜句稽而不息又以爲不精研地理無以爲行政之實用此皆其精詣之所自得者時年方二十猶未定婚也予嘗謂並世朋友性情之純正志識之閎遠學力之猛進無有過於君者惟黃巖亡友黃穀成明經方慶足與之頡頏而英敏不及此當爲吾海游章氏宅居數百年以來第一人而在甯海爲繼方遜志而起者乃無何而病病年餘而卒豈不重可痛哉君未病之前予嘗稱穀成學行之

粹美不幸早卒同爲之惋惜及其病也則謂吾將爲穀  
成之續予慰以穀成卒年三十三君至其時學成矣死  
亦何憾今必不遽殞也乃世上可死者多而不死竟死  
我一日千里志業未竟之比瑜傷哉設君今日而在必  
相與講忠孝大義痛哭於山巔水涯之間作無聊之況  
狀不死亦無生趣也然則其死也未始非君之幸也

族曾祖廣軒名祖蔭譜名必普縣學增廣生員監生高  
鼎公長子年長予二歲予年十有六出就蔣咀華先生  
讀爲與君同學之始君性溫默力學不與人嬉戲課餘  
出宋儒語錄先賢格言而習之自較日閒行事之得失  
以爲常予倣而爲之時時言收放心之難遂爲莫逆交



居二年別去嗣同學於邨北之精秘庵者數月同學於  
府城之東湖書院者二年又同學於省會之崇文書院  
者二年君志行則弱冠時已藹然儒者至此則益加密  
矣猶憶某年自省會歸郡就歲試取道紹興之蒿壩大  
小航船應學使者之差別覓一船無有也乃相與租竹  
簰沿溪行三日夜卽露宿竹簰上予至郡疾作而旋愈  
君病發較後幾殆數月乃得痊此爲予與君共嘗之苦  
境也吾甯海自方遜志先生正命後學術衰息至本  
朝同光閒陳月階先生出而明程朱之學君自以學無  
師法從之游者二年盡得其所傳今吾縣修月階之業  
惟君暨王心齋徵君守愚二人而已宣統紀元 恩詔

舉孝廉方正縣令及學官舉君與心齋心齋應之君堅  
辭不就君內行純篤其家全盛時自祖母至伯叔兄弟  
子姪老少四十口屋爲之滿予嘗登其堂促談竟日君  
時而接客時而事老親時而應兄弟子姪之求從容樂  
易各當其宜居父母喪哀敬中禮嗣以食指過多家產  
薄而日用常不足又喪其妻子頻年憂患髮垂垂白矣  
處之仍晏然辛亥武昌變起內而親貴朝臣外而督撫  
司道大半以革命非亂賊叛其君而爲逆黨秀孝平民  
徒手起爲地方有司貳尹者不知凡幾君痛心疾恨匿  
不出戶嘗移書於予言三綱埽地人類將盡不止爲六  
朝五代亂未可猝定其學以誠敬爲本而務爲平易近

人不稍立厓岸人但稱其處已純以天真五十年  
無少失而不知其涵養於程朱之理自其少時已斯須  
弗去者國變以來彼黨繆謂剷除君臣一倫開數千年  
之魔障太平可立見鄉人亦疑信參半君告以三綱之  
不可一日去三尺童子皆知之而猶待吾輩研求乎無  
人倫而可以立國試問鄉閒無禮義之民家厯世能不  
敗乎其於大節言之簡直又如此君文學通雅詩綿遠  
皆不輕作予入青島贈五詩有春歸南浦人俱遠天已  
西傾事可知白日餘生雙短鬢青山到處一疲驢之句  
卽足以知其功力之深矣

續修章氏族譜敘

甲寅



宣統辛亥之春予在京師宗老以書來告曰族譜六十年一修今其時矣是年冬遭國變甲寅避地青島宗老又告續修譜成屬爲之敘爲人孫子略識文字未能執筆追隨以分任譜事何敢言敘亦何敢不敘竊謂吾章氏在唐以前著者代無數人自宋以後名臣碩儒純行奇節散見於國史方志至不勝舉而大奸元惡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殊不多觀豈非宗法之善祖澤之長之所致者乎吾台州章氏亦皆始於宋甯海諸族惟石溪明時章原質公朴以庶吉士藏方遜志文集而及於難爲最著吾海游章氏惟廷黼公嘉靖時武科大魁爲最著特廷黼公行事無考其墓在邨東北今所稱狀元

墳是也 本朝二百六十餘年來登乙科者自子裁公  
文光緒元年乙亥 恩科始秀廩監貢代或數十人或  
百數十人不絕農工商賈各守其業繩繩繼繼戶至一  
千有餘閒有游手不事事者族人不齒亦無以自容至  
或桀驁不馴宗長懼以開祠堂大門遵譜例行事無不  
怵惕改悔各安於本分此歷世相傳之故事也至孝行  
則明時士麟公廬墓哭泣竹杖植墓旁復活忠義則  
本朝髮匪擾及鄉里廷判公罵賊以殉忠孝兼備則吾  
伯祖炳秀公當髮匪時守護曾祖母包太淑人之柩伏  
於柩前爲賊敲朴無完膚一賊哀憫縱之去柩得以無  
恙節孝則吾曾祖母包太淑人青年守義 朝廷旌表

建坊遠近所同稱凡此數者若在公卿大夫之家則必  
闡揚褒美輾轉以達於國史而在吾譜則以爲分所應  
爾循例書之宗人之世守家法敦尙古處何如耶吾嘗  
慨當代俗子偶習東西各國之淺說謂吾國之弊在知  
家族而不知國家煽惑人心數年而成此大亂三綱毀  
廢人道滅絕昔患貧弱不足立國今後去人類日遠卽  
不貧弱復成何國旣不成國又何有家吾族孩提之童  
無不知其繆戾者固無待於深論也予少受父母師友  
之教長讀周公孔子之書官於史氏者八年猝遭移國  
之變記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亡國大夫不可以入今  
國雖未亡竊滋疚矣甯流離轉徙孤露顛危以老不敢



安居故里與宗人衣冠入廟月朔讀譜講一姓團聚數  
代同堂之樂事因略言之冀以上質祖宗下告來者大  
夫君子或均不以爲非歟

勞山人正續共和正解跋

甲寅

君主民主近今西語譯成中語之名詞其爲長於一國  
之意則同異在一世及一選舉耳中國之君自古無出  
於選舉者堯舜禪讓及身而止其餘皆世及也歐洲各  
邦之君古多世及今乃有選舉者權其始終選舉之害  
重於世及世及法守不變可相安於十世數十世之久  
選舉任短期迫事事可虞尤不宜於四萬萬人之大國  
先是盧騷諸人倡爲民權之說風動全歐無不欲行民

主之制今識微之士知其流弊方謀挽救之不暇而中國習於帝王世及之制數千年今稍孱弱游覽海外而歸者輒羨其強盛欲取法以變易吾國辛亥之變遂改共和其於共和二字之名義固未嘗深考也行之三年變故迭出民不聊生上自士大夫下至鄉曲之婦孺心目之中皆知如此必不能立國然喁喁注視莫敢發言卽有言者仍無能就病診治予以適宜之方葯也勞山人於辛亥發病時進共和正解之劑而不用三年以來病日以劇乃爲製續共和正解海內外之親愛吾國者以爲就病下葯誠無如此方之良者而或謂此方於帝室忠矣於袁公爲尤忠主張翦除君制者不服也夫

原翦除君制者之用心殆欲致中國於治也而三年之  
閒全國騷然未嘗不深悔其說之過誤若 帝室則二  
百餘年之法度本無不符於憲治今又從而新之何難  
漸臻於上理故無事乎以彼易此也至袁公投身濁流  
之內是非心迹本未易明今誠宣布周召共和之事則  
亦周召而已矣名分既定君子親之小人復誰敢侮之  
而猶謂勞山人之阿私所好乎大凡定天下之紛者仍  
不外示天下以至公權謀智計可以飾一時之耳目而  
不能靖人心百年之亂中外故事厯厯可稽願附質諸  
當代之實心救國者甲寅夏六月

錢聽邠觀察壽言敘

甲寅